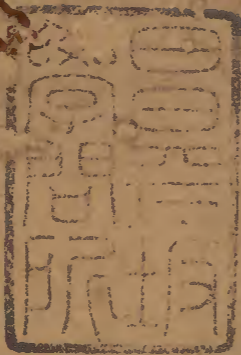


# 今言 貞



漢書門			
三	六	三	
五	二	一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函	八	書	
二	方		
一	一	類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63
冊數	4	( 4 )
函號	286	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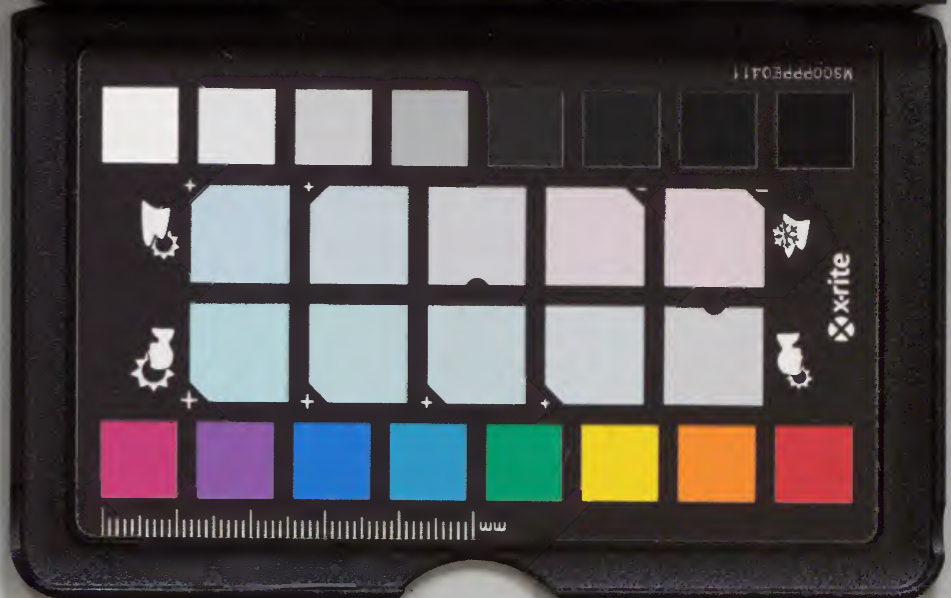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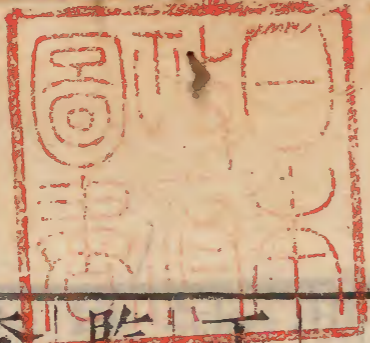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今言卷之四

淺草文庫

海鹽鄭曉

二百六十六

正德元年十月劉瑾入司禮監矯詔殺太監王岳徐智范亨罷戶部尚書韓文郎中李夢陽勒少師劉健少傅謝遷致仕以吏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吏侍王鏊為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太學士入內閣兵書許



進代芳加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先是上初即位瑾  
等以東宮內侍導上遊戲內閣上疏言  
皇上視朝太遲免朝太數奏事漸晚遊戲  
漸廣長夏之時遂停經筵并輒日講不知  
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奢靡玩戲濫賞妄費  
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殺生害物非所  
以養人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畜不可育於

宮廷弓矢甲冑戰鬪不祥之象不可施於  
禁禦夫使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  
下情不達而此數者交雜于前則聖賢義  
理何由而明古今治亂何由而知民生困  
苦而莫伸政事弊壞而莫救宗社所繫生  
民所賴今日之事臣實憂之六月中旬風  
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鴟吻太廟  
春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各有摧折或



至燒燬天心示警蓋已甚明伏願陛下惕然省悟報聞復上疏曰兩月以來日高數丈尚未視朝茲天變民窮之時正宜恐懼修省怠荒若此禍亂將至又報聞會太監王讚崔通去南京蘇杭織造乞長蘆官鹽萬二千引戶部請予半上不喜召見內閣問狀內閣對曰宜如部議上曰用不足柰何對曰寧加銀數不可多鹽引上

詰其故對曰鹽引有夾帶之弊引多則夾帶益多上曰彼獨不畏法乎對曰彼既得旨沿途騷擾朝廷豈得聞知上色變語益厲曰豈獨此數人壞事譬如十人豈能皆賢亦未免有四五人壞事者時有譖徙遷者上入其言故云內閣退上疏自劾曰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爲托臣等誓以死報未敢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



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疊異併  
在一時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  
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  
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  
行姦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  
下而不知天變于上而不畏竊觀古今載  
籍未有如此而不亂者政出多門咎歸臣  
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于衷事非獲

已若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  
伏乞罷黜不允又上疏曰痛惟孝宗皇  
帝大漸之時召臣等至乾清宮御榻前面  
賜顧命諄諄數百言臣等頓首拜受不勝  
嗚咽彼時司禮監太監陳寬等實共聞之  
陛下嗣位之初臣等尤得少盡其職近  
來數月徃徃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有所議  
擬徑行改易并上詔書不信政令失中數



事皆不聽言官亦會疏論內侍罪狀留中  
戶部尚書韓公文每朝退輒泣恨不能救  
正部郎中李夢陽說公大臣義共國休戚  
徒泣何益公曰計安出夢陽曰比言官入  
章交劾諸閣章下閣老持劾章甚力公誠  
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又得諸大臣  
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捋鬚昂肩  
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不死

不足以報國明日早朝公密叩閣老許之  
信諸大臣諸大臣皆唯公退具疏曰臣等  
待罪股肱值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  
如割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  
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  
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  
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擊毬  
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



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媒褻有傷禮體  
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  
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  
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  
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皇帝  
業在 陛下 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  
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齏粉菹醢何補  
於事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朝顧命 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  
羣小置之左右累 聖德乎今永成等罪  
惡旣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  
細伏望奮乾剛絕私愛上告 兩宮下諭  
百僚將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泄神  
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  
上驚泣不食諸闈大懼太監王岳者亦與



永成等共事素剛厲頗惡其黨初閣老特  
言官章不肯下諸闈窘相對泣會諸大臣  
疏又入 上遣司禮詣閣議一日三至閣  
益持議不肯下岳顧獨曰外廷議是明日  
忽召諸大臣入諸大臣或有咎公者曰公  
疏言何公故不應令吏侍鰲趨詣閣候洛  
陽語王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  
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 旨

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 上  
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 上自處衆懼  
莫敢出一語答榮面公曰此疏本出公公  
云何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  
變日增文等備貢卿位靡所匡救 上始  
踐阼遊晏無度狎暱群小文等何忍無言  
榮曰 上非不知第欲寬之耳諸大臣遂  
旅退鰲前謂榮曰設 上不處柰何榮曰



我頸有裹鐵邪敢壞國事是日諸閣益窘  
自求去南京安置閣議堅持猶不肯下是  
夜瑾等繞 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非  
上恩奴儕且磔餒狗 上色動瑾又進曰  
害奴儕者王岳 上曰何謂曰岳前掌東  
廠謂言官先生有言第言議閣時岳又獨  
是外廷議狗馬鷹兔岳嘗獻否 上心所  
明也今獨咎奴儕益伏地痛哭 上怒夜

收岳及亨智瑾又曰狗馬鷹兔何指萬幾  
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  
惟 上所欲為誰敢言者 上立詔瑾入  
司禮監竄岳智亨南京內閣又上疏曰伏  
見舊年以來龍顏清減心切憂惶傳聞每  
夜戲樂有妨寢膳皇城禁門開閉無節甚  
至入市交易全無扈衛皆由左右誘引以  
致聖心荒怠政令乖違財盡民窮上干天



今言卷之四  
變昨者府部科道等官合詞累奏皆謂瑾等狎昵淫巧罪大惡極乞明示典刑臣等讀未終篇涕淚交下連日司禮太監李榮等三至內閣傳示聖意乃謂瑾等自幼服事不忍遽行斥逐夫人君之於小人若不知而誤用其失猶小天下尚望其能知而去之若既知而不治則小人狎玩愈肆姦邪正人危疑被其離間天下之事無可

復爲必至於亂亡而後已且邪正必不兩立今滿朝文武公卿科道皆欲急去數人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盡懷疑懼而此數人者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疑內外不協禍亂之機皆自此始宗社所關誠非細故上不允三臣各疏求去內批徒遷致仕東陽留用東陽再乞退上曰自陳休政臣下職也黜陟人才朝廷公論卿



母再辭韓李皆致仕言官劉蒞戴銑等俱  
下詔獄錦衣鎮撫牟斌杖闕下奪職岳亨  
智為瑾所殺死於道路

二百六十七

弘治十一年十月清寧宮災 詔行寬恤  
求直言內閣上疏曰竊見頃年災異頻仍  
內府火災尤甚軍器庫火番經厰火乾清  
宮西七所火內官監火而清寧宮之災尤

為大異古先聖王遇災而懼避殿減膳責  
已求言修政事明賞罰然後可以轉禍為  
福變災為祥本朝 列聖具有故事今日  
急宜舉行向來姦佞熒惑 聖聰妨蠹  
聖政以致賄賂公行刑賞失當紀綱廢弛  
賢否混淆賦役繁興科派百出公私耗竭  
軍民困憊而大小臣僚被其協制畏罪避  
禍箝口結舌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嘆之



聲仰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今天道  
昭明元惡殄喪 聖心開悟洞察前非然  
餘慝未除宿弊未革雖聖仁廣大姑示含  
容而中外人心憤鬱未釋故上天仁愛復  
有此異伏願大開離照獨運乾剛進賢黜  
姦明示賞罰當行之事斷在不疑無更因  
循以貽後患尤望特降綸音戒諭臣工痛  
加脩省廣求直言指陳時弊並垂採擇次

第施行以收人心以回天意 上悉從之  
時太監李廣死乞祠額不許廣黨周輔請  
令李東陽爲廣寺碑文又不許言官劾文  
武大臣交結廣者請追究簿籍 上因東  
宮午講過左春坊放班後召內閣出袖中  
諸大臣辯疏問處分去向內閣請治其罪  
上曰然但六部尚書五人被劾柰何對  
曰但查簿籍治其有實蹟者 上曰本無



簿籍究之恐濫及耳對曰請付臣等擬上  
必不太濫上曰此籍不知有否姑宜已  
之內閣疏中所謂奸佞元惡皆指廣也

二百六十八

宣德三年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歷代戶  
口盛衰對曰禹平水土民奠厥居至桀而  
耗湯時已不及禹至紂淫虐武王時又不  
及湯成康致理遂多於禹時春秋戰國至

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  
征伐不息十數年間民數減半昭帝罷兵  
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後  
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天下無事  
人口滋殖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無幾  
隋文帝恭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  
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人由  
是天下之民聚而爲盜唐貞觀以後及於



永徽戶口日增至開元又極盛安史之亂  
遂大耗宋承五季後自太祖至神宗戶口  
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者東南之  
民此歷代戶口之槩也 上曰戶口盛衰  
足見國家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  
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  
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  
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  
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  
遷皆足爲世主大戒

二百六十九

宣宗坐文華殿召問士奇榮交趾勅去未  
對曰行矣 上曰朕昔聞皇考言 太祖  
初定天下安南最先納貢已而黎民篡奪  
天討不可赦是時求立陳氏後不得故郡  
縣其地若陳氏有後不致勞敝方隅朕對



今言卷之四  
三  
曰此誠帝王盛舉。皇考笑曰勿泄朕心。未嘗忘今思陳氏果有後選立一人使供。藩職三年一貢如洪武制用寧其民我亦。得省兵戍論者將謂朕委棄祖宗之業。然繼絕興滅實皇祖之志士奇榮頓首。稱善。上曰卿二人識朕意勿言賜酒饌。而退。

二百七十

景泰元年七月癸亥禮部右侍郎李實及也先使臣把禿等至自瓦剌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等言實至自虜中言虜欲和且還大駕又引實至上皇所。上皇諭虜請和非僞慎勿疑阻朕需少物作人事汝歸爲朕取來朕得南還即令朕守祖陵或爲庶人朕亦甘心乞再遣實奉衣物禮幣奉迎。上不聽曰虜謫叵測實歸。



楊善復去不必更使即以迎。上皇意勅也。先附其使去。便丙寅懋直等再上言。往者脫脫不花阿剌遣人議和。皇上不吝一介。今也先悔禍。專使行成。竟不一報。適啓戎心。後患無已。下大臣再議。丁卯實上言。臣自瓦剌還時也。先與臣約。八月五日來迎。上皇臣言需歸朝。請旨未敢竊定期約也。先言正使即未遣。須先遣一二人

同我使來報。不然勿謂吾失信。遂令諸小酋偕少卿羅綺收還大同宣府塞上部落。臣過懷來見官軍出郊芻牧。收禾轉餉。虜言可信。臣復命日蒙召對。詳述虜情。近在廷。大臣累疏未允。臣將命講和。其欲遣人迎復定約期日。臣特傳也。先口語伏望俯從。群言別遣材智大臣往迎。雖虜情變詐不測。亦可塞彼無詞。不然直在彼曲。在我



今言卷之四  
十一  
猶豫趨趨過期失約復欲遣使或又以命  
臣臣自揣愆期決不敢往彼此相疑和議  
不成則上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可息  
邊鄙終不可寧矣疏入復下大臣再議是  
日把禿等還諭也先曰把禿等至悉議和  
之意顧前已遣楊善趙榮齎書幣至可汗  
及太師專為迎朕兄太上皇帝朕念朝  
廷自祖宗來時瓦剌甚厚一旦因嫌構

隙連兵太師既能復脩舊好朕亦當勉從  
所請繼今益宜上順天意下順人心休兵  
息民以實前言把禿等回特頒賞給至可  
領也所言欲送還大駕實朕至願果出誠  
心即令楊善等奉迎還京朕當永保和好  
太師其深省之是日懋直等復請再遣實  
奉迎上曰俟善還時御史畢鑾等翰林  
檢討邢讓皆疏乞迎駕不聽已巳善至虜



營庚午也先引善見上皇是日定議也  
先遂奉餞上皇

二百七十一

宣德六年十二月太監袁琦有罪凌遲誅  
其黨陳海等十人詔天下又諭都御史佐  
內臣出外有犯令所在官司奏聞重治知  
而不奏罪同軍民撥置害人者罪死

二百七十二

宣德二年三月有進豳風七月圖者上  
喜受之顧侍臣曰此見周家立國之本周  
公輔成王之心當是時君民相親如父子  
以故周之王業歷年最永

二百七十三

李叔正者江西靖安人性聰敏年十三以  
能詩名既長博通諸子百家言時稱江西  
十才子叔正其一也友諒陷南昌其妻夏



投井死叔正義不再娶洪武四年徵除國子學正遷渭南陞興化知縣禮部員外郎請老不許除國子助教遷監察御史湖廣叅政陞布政使召爲禮部侍郎十四年春進尚書是年有司薦賢良往往以儒學訓導應詔叔正上言師範缺員生徒廢業不可上曰朕急作人務求明師有司又薦而他用甚失朕意禁勿許

嘉靖辛亥三月吏書夏邦謨去吏部會推都御史屠僑南吏書屠楷吏侍郎李默上簡用李議者皆言冢宰必歷任正卿資久望深方得轉授未聞侍郎即正位冢宰者籍籍問余余應曰李膺簡命固聖明特達之知然於先朝實爲故事洪武壬午成祖即位初也蹇忠定公以吏侍陞尚書秉銓二十七年輟部事留京師備顧問



郭公璉以吏侍代蹇凡十五年至正統壬  
戌致仕而王文瑞公以禮侍代郭凡十四  
年天順丁丑致仕是時上能推誠下無  
逸口蓋五十六年間吏部三尚書耳今自  
弘治丙辰至嘉靖辛亥亦五十六年凡易  
二十八人而晉溪松皋皆再任整庵巽庵  
晉叔皆未任銓揆數易如此他可知矣成  
化癸巳尹恭簡公亦以吏侍為尚書代姚

文敏公歷十三年致仕惟崔莊敏公吏侍  
為尚書代李襄敏公未逾年去此五公皆  
能稱其職當時未聞有超資之議逆瑾時  
焦芳張綵以吏侍相繼為尚書清議耻之  
即使二人不由侍郎為尚書亦豈得為善  
類乎昔傳說起板築為冢宰而甘盤舊學  
不以為嫌此何足異顧稱弗稱耳



國朝定鼎金陵本興王之地然江南形勢終不能控制西北故高皇時已有都汴都關中之意觀洪武元年詔曰江左開基立四海永清之本中原圖治廣一視同仁之心其以金陵大梁爲南北京方希古懿文太子輓詩曰相宅圖方獻還宮疾遽侵關中諸父老猶幸翠華臨蓋有都關中之議以東宮薨而中止也

二百七十五

景泰元年減中鹽芻粟先是召商于密雲隆慶中淮鹽者引米七斗荳五斗草四十束古北口引米七斗荳三斗草三十五束至是減密雲隆慶米荳一斗草十束古北口米五升荳一斗草十束

二百七十六

嘉靖八年夏五月宗室載屬籍者八千二



百三人 親王三十位 郡王二百三位  
世子五位 長子四十一位 鎮國將軍  
四百三十八位 輔國將軍一千七十  
位 奉國將軍一千一百三十七位 鎮  
國中尉三百二十七位 輔國中尉一百  
八位 奉國中尉二百八十位 未名封  
四千三百位 庶人二百七十五名  
二百七十七

郡主無廢子惟固安以 景帝出順義以  
秀懷王出王無嗣國絕順義育宮中故其  
子王道周鳳官之錦衣

二百七十八

陸愷神宮巨鎬也以 孝穆紀太后兄世  
官錦衣百戶紀太后 恭陵所自出也籍  
冊無爲州巢縣人

二百七十九



經筵面奏近世無聞惟嘉靖甲申夏呂脩  
撰耨言五月十二日 獻陵忌辰是日講  
筵 君臣不宜華服巳丑夏陸祭酒深言  
講官講章不宜輔臣改竄使得自盡其愚  
因以觀學術邪正呂未幾以論禮謫解州  
判官陸竟以此謫延平同知程正叔詞嚴  
義正范堯夫色温氣和皆賢講官也今難  
其人矣

二百八十

平蜀之功經西番破階文二州者穎川侯  
也由瞿塘破水陸二寨者德慶侯也二州  
破則北失漢水之險二寨破則東失江水  
之險故 聖祖平西蜀之序云爲傳將軍  
廖將軍千萬年不朽之功而中山侯不與  
焉

二百八十一



嘉靖丁亥田州之役寔姚東泉之功也是年六月三日進兵兩廣漢達馬步官軍土兵打手殺手共十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員名分爲五哨凡攻破巢砦九十五處賊猛殞首歸順子邦彥竄死齊村馮爵死富州岑約死逕村常好陸綬諸惡目俱被擒斬惟盧蘇王受未授首比東泉歸陽明以撫處爲策蘇受來降矣陽明又以八寨之討

被 旨詰責贈謚卹典停罷并平宸濠之功皆不錄新建之封終其身耳東泉錦衣之廕亦罷是時前勦後撫皆謂無功難乎任事矣

二百八十二

天順五年夏季官軍俸折色銀一十四萬至嘉靖七年冬每月米二十四萬七千石有零矣李文達公嘗言於 裕陵曰軍官



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  
人只生不死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  
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傳  
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  
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今若因循久遠  
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  
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  
慮當徐爲之

二百八十三

南京諸衙門題名碑宜分別書如吏部首  
書吏部某官某次書南京吏部某官某又  
次復書吏部又次復書南京吏部乃爲實  
錄今槩書南京未善况都察院名臺名府  
不同又御史大夫御史中丞與今官名亦  
不同乃槩列於今於官可乎

二百八十四



弘治十年八月 上召見內閣徐劉二文  
靖李謝二文正於平臺議政事時太監李  
廣以燒煉齋醮橫被寵賚閣疏力諫 上  
嘉納以疏示廣武岡知州劉遜為岷府所  
奏逮遜至京科道疏救遜 下詔獄者六  
十餘人內閣疏救得釋十一年五月 上  
坐平臺召見內閣劉李謝三公議罷成山  
伯王鏞遂安伯陳韶寧晉伯劉福總兵越

二日又召見議以保國公朱暉鎮遠侯顧  
溥惠安伯張偉為總兵代鏞等而以溥同  
英國公張懋管團營蓋五軍神機三千所  
謂三大營六提督也六人中擇二人提督  
團營皆名總兵官

二百八十五

正德五年四月寧夏安化王寘鑑及都指  
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反殺鎮守太監趙



弼總兵官江漢巡撫都御史安惟學覈田  
大理少卿周東令孫景文造僞檄言劉瑾  
蠱惑朝廷變亂祖法屏棄忠良收集凶狡  
阻塞言路括斂民財籍沒公卿封拜侯伯  
數興大獄羅織無辜肆遣官校脅持遠近  
張綵劉機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  
意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  
心並宜響應傳布邊鎮以錦為討賊大將

軍昂廣左右副將軍景文軍師張欽先鋒  
將軍魏鎮等七人都護朱霞等十二人總  
管反書至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致仕  
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  
各路軍務涇陽伯神英充平胡將軍總兵  
官統各路兵討之遂下詔寬恤以副總兵  
都督楊英為寧夏總兵官遊擊將軍仇鉞  
為副總兵興武營守備鮪為參將王師



甫出數日鉞斬周昂執真鑄及其子台潛  
錦廣報至勅英旋師永一清安輯寧夏

二百八十六

正德十六年工部言內侍巾帽靴鞋合用  
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  
治間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  
今至七十二萬昔東漢永平中始定宦官  
員中常侍四人和帝以後中

常侍至十人小黄門二十人唐太宗詔內  
侍不立三品中宗時黃衣二千人員外置  
千人衣紫者尚少開元天寶黃衣以上三  
千人衣紫千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列戟  
于門宋初自供奉官至黃門定員一百八  
十人孝宗定二百人後增至二百五十人  
洪武二年定置內使監奉御凡六十人今  
自太監至火者近萬人矣



二百八十七

嘉靖初錦衣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人  
歲省糧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四萬餘  
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二百八十八

永樂八年二月成祖征本雅失理丁未  
發北京庚戌度居庸關丁巳駐宣府甲子  
閱武興和三月甲戌駐鳴鑾戌乙亥大閱

四月癸卯次玄石坡上為銘刻立馬鋒

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

壬子次擒胡山刻銘曰瀚海為鐔天山為

鏑一掃胡塵永清沙漠甲寅次廣武鎮賜

泉名清流刻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

高水清永彰我武五月丁卯朔營於平漠

鎮甲戌次環翠阜戊寅上至兀吉兒札

虜遁去明日追至幹難河虜拒戰上登



山布陣麾先鋒逆擊敗虜本雅失理以七  
騎渡河遁去壬午駐五原峯丙戌次飲馬  
河諭皇太子遂下詔班師

二百八十九

詹同徽父子吏部尚書本黃岡人寓徽州  
同有文行徽歷官監察都御史陞左都御  
史洪武十九年上以徽奉職公勤復其  
家二十二年爲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明

年以徽子太子洗馬綬爲尚寶司丞二十  
四年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  
制徽不聽吏擊登聞鼓上切責徽曰吏  
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母死不居喪人子  
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爲善猶恐其不善  
者若有善而阻之何以爲勸徽大慚吏得  
終喪是年擢寧海儒學訓導閩文爲燕府  
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曾恕爲周府左長



史徽言訓導秩滿例陞教諭今授長史越資宜試職上曰師儒職雖卑其道則尊不可以資格論遂實授仍賜冠帶文綺襲衣二十五年太子太保支兼俸二十六年詔免天下耆民來朝先是詔天下民年五十以上者朝京師訪民疾苦有才能者拔用之其年老不通治道則宴資而遣之自是來者日衆上諭徽曰朕念來朝者民

其中亦有年高者跋涉道途勞苦可遣人馳傳於所在止之大誥中稱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僞二十六年坐藍黨死驗封主事翟善署吏部事

二百九十

正德十四年六月寧王宸濠反巡撫都御史孫公燧按察副使許公達死之汀贛都御史王公守仁及吉安知州伍文定起兵



全言卷之四  
三十一  
討宸濠檄召江西各府兵宸濠出南昌寇  
陷南康九江丁亥遣人寇望江己丑安慶  
守備楊銳指揮崔文知府張文錦力禦之  
時王公在吉安奏留公差還京御史謝源  
伍希儒紀功悉會吉安鄉官都御史王懋  
中編脩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御史  
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  
李中按察使劉遜叅政黃繡知府劉昭議

討賊江西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  
堯元章琦談儲推官王晞徐文英知縣李  
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率兵至吉安進賢  
知縣劉源清斬賊黨數百餘千知縣馬津  
率兵遏賊七月壬辰賊圍安慶銳等擊却  
之宸濠遣江西僉事潘鵬誘安慶降銳等  
殺鵬家人投尸城下誓不降賊丁酉宸濠  
至黃石磯戊戌宸濠攻安慶銳等力禦之



庚子以雲樓攻銳繼人焚其樓甲辰以天梯攻文錦投茆焚之丙午宸濠聞王公攻南昌解安慶圍遁還辛亥王公破南昌擒宜春王拱櫛甲寅宸濠至樵舍明日王公進兵黃家渡宸濠戰敗又明日戰又敗丁巳王公擒宸濠及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尚書都督指揮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吳

十三凌十一等數百人被執脅從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叅政陳杲布政使梁辰都指揮葉文馬驥白昂等八月癸未上親征詔天下遂至南京駐太監王洪家十五年十月上還京駐通州宸濠伏誅

二百九十一

六部主事列銜御史上永樂中脩五經四



書性理大全時尚然其後郎中皆列科道  
官後不知起自何時都左右給事中列御  
史上自景泰三年始

二百九十二

景泰三年御史練綱等言舉用方面事例  
有旨令禮部集議吏部不俟議定即奏陞  
福建僉事李顥爲參政楊珏爲按察使蓋  
吏部恐議定莫遂其奸爾夫所舉縱皆得

人亦得避嫌况楊珏見爲副使曹祥發其  
賍私且吏部推選多不公如向舉陝西按  
察使何自學不能檢身齊家爲家奴所殺  
山東按察使張清今爲尚書薛希璉所黜  
副使張哲未任爲都御史韓雍所黜戶部  
主事楊愈考平常例不當陞乃陞河南知  
府湖廣副使陳質九年例陞二級止陞參  
政一級僉事曾蒙簡未及一考以殺賊功



陞一級越陞左叅政三級臣等非不効奏  
但給事中御史有以直言觸其同類大臣  
者吏部尚書懷猜忌往往退其見任之職  
鉗其欲言之口所以居言路者以言爲諱  
職風憲者以職自保寧負朝廷之恩不敢  
犯大臣之怒今吏部復爾專權鬻爵肆行  
欺罔臣等如不復言 皇上深居九重何  
由知其弊之若是臣等非不知觸犯權臣

禍不能免但朝廷耳目所係甚重豈可知  
有權臣不知有陛下知有身家不知有朝  
廷請下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何文淵右  
侍郎兼少詹事項文曜于法司明正其罪  
文曜陰險奸邪群臣共知比之文淵情罪  
尤重難佐天官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王直太子太傅兼吏部左侍郎俞山素  
行本殊於衆今亦爲文曜等所愚失於舉



覺亦宜究問乞俯從臣言命吏部但遇三品以上大臣舉用方面等官每置二簿鈐印備書舉主與被陞者一封進司禮監便御覽一送翰林院備顧問俟一考政績卓異者賞舉主政績無聞及犯贓舉主同罪上曰御史職居言路凡事當言今所言俱是但知人之難從古爲然已陞除者置不問文淵文曜等亦姑宥自今選官務洗

心滌慮廣詢博訪必從公道毋得徇私四舉以御史錢昕爲真定知府御史給事中乞留昕御史王直遂請老上不許昕竟去真定爲知府

二百九十三

成化二年東虜董山糾衆入寇三年武靖伯趙輔充總兵都督王瑛封忠爲副左都御史李秉督軍卒漢番京邊官軍五萬討



之山降送京師放歸廣寧輔秉曰山不可  
宥請誅山九月分左軍出潭河柴河越石  
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鶻關喜昌  
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潑猪江中  
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鮎魚嶺過五嶺度蘇  
子河至虎城期日會兵進勦朝鮮亦遣中  
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怡率兵萬人過  
其東走我兵擣賊巢虜遁擒斬俘獲虜指

揮若女等千人班師指揮張額的里率妻  
子乞降朝廷憐而釋之明年留韓斌爲副  
總兵防守築撫順清河靉陽諸堡

二百九十四

弘治中台人繆恭學古行高晚年走京師  
八事其一紀絕屬請封建庶人後爲王  
奉祀 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見恭奏大駭  
罵恭蠻子何爲自速死繫恭兵馬司獄劾



上待命賴 敬皇明聖詔勿罪放恭還鄉

二百九十五

仁宗即位之歲十一月召禮部尚書呂震  
與御劄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  
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  
臣家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爲民給  
還田土 仁宗撰 長陵神功聖德碑文  
稱建文君雖追廢猶書其没曰崩當其在

位猶尊之曰朝廷又諭群臣曰若方孝孺  
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  
孺諸死義者爲忠臣云

二百九十六

先朝用人惟賢惟材雖內閣輔臣不專翰  
林初開內閣七人用王府審理副中書舍  
人給事中知縣改翰林官入直文淵閣此  
後如文達起吏部主事文清起御史功業



今言卷之四  
三十七  
道德有過二公者乎近日但有改入翰林  
及宮寮者千萬指摘十無一完即有才行  
出羣之士亦深避峻却惟恐一旦改官徒  
增多口耳且往時忌人官祿至於死後定  
謚尚有公論今亦大異于昔矣

二百九十七

留都諸司無事時似閑有事則叅贊機務  
守備武臣操江都憲總兵最為要職不可

不擇其人南都水軍勝於陸卒營馬壯於  
江舟然戰守皆不得地利 孝陵再三欲  
徙都不果 成祖決遷北平萬世之慮也

二百九十八

戶部尚書王杲簡諒廉平兵部尚書劉儲  
秀清貞恪慎山西巡撫孫繼魯清修苦節  
文行卓然皆一時人材嘉靖丙午丁未二  
年相繼去位孫繫死詔獄王荷戟南荒卒



劉削籍非出內閣之意即言官之口其貪  
墨奸佞依阿卑諂者安享榮祿即有論劾  
行賄得解職任如故旋復陞轉以故今之  
大臣實難展布上爲內閣劫持下爲言官  
巧詆相率低頭下氣者以爲循謹千金雙  
璧絡繹道路即以雄才大器著聲矣

二百九十九

嘉靖丙午京城大水明年歲星守營室西

內災澄城山分崩離析都城隍廟災又明  
年二月日有異常之變三月朔日食於夜  
是月望月食煖閣又災尋有孝烈之喪  
又明年有莊敬之戚春秋傳云王一歲  
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及太子也

三百

近記時事小說書數十種大抵可信者多  
惟雙溪雜記蹇齋瑣談二種好短人似其



好惡亦欠端然雜記中言哈密事却是彭  
幸庵忠孝剛方有大臣風節其處哈密不  
能無遺憾也

二百一

嘉靖年來浙中儒臣可爲輔弼者王文定  
公瓚董中峯先生玘張文定公邦奇皆不  
得用中峯文學蘊籍行誼修潔竟爲永嘉  
中傷一廢不復起善類甚惜之王官至禮

部侍郎張南京兵部尚書中峯及張余嘗  
接其言論正人君子也

二百二

我朝內閣以私喜進用人者有之未嘗有  
以私怒殺人者萬安焦芳劉宇曹元亦未  
嘗至此

二百三

父子天官新安詹同同子徽徽才敏達同



有文學修行皆仕洪武中靈寶許襄毅公  
進進子松皋讚襄毅天官正德初松皋嘉  
靖中松皋恭慎小心余爲屬吏未嘗見其  
以私怒中傷人平居簡易至大黜陟秉正  
不阿以故內閣嫉之襄毅文武全才清勁  
諒達近世名卿鮮能及之松皋與兄誥同  
時爲兩京戶部尚書誥博學沉思卒謚莊  
敏論者曰襄毅弘毅莊敏毅而不弘松皋

弘而不毅余見松皋儘有毅

三百四

宸濠之役王陽明不顧九族之禍賊擒奏  
凱彬忠諸佞倖導 康陵南征罪人未就  
甸師之戮中外危疑洵洵視行陳間尤費  
心力媚嫉之徒肆爲誣詆天日鑿之而已  
其桶岡橫水泃頭之賊連穴數省寇叛數  
十年國無大費竟爾盪定此功豈在靖遠



威寧之下其學術非潛心內省密自體察者慎勿輕訾也

三百五

威寧出塞俘馘甚多虜自永樂以來惟此奪其氣一時羣臣忌功百方誣訕皆非實事汪直自敬憚威寧威寧不峻拒之亦未爲過後人乃以威寧比陳鉞何其忍也

三百六

麓川之役大費財力騷動半天下比再出兵益復虛耗苟且奏捷鐵券金書至今不絕威寧新建止終其身豈不寃哉

三百七

論大禮入內閣者席文襄張文忠桂文襄方文襄四人霍文敏以禮書掌詹事府事若楊文襄再入閣以稱張疏李文康以諭德是張說入閣



三百八

嘉靖中議文廟祀典進文中子后蒼胡瑗  
歐陽修四人從祀文中之學得孔顏正傳  
后以明禮胡以善教歐陽以濮議故永嘉  
以比韓退之也

三百九

今人專指斥陽明學術余不知學但知大  
學恐不可直以宋儒改本爲是而以漢儒

舊本爲非此須虛心靜思得之若寧藩反  
時余時年二十一應試在杭見諸路羽書  
皆不敢指名宸濠反或曰江西省城有變  
或曰江西省城十分緊急或曰江西巡撫  
被害重情或曰南昌忽聚軍馬舡隻傳言  
有變惟陽明傳報明言江西寧王謀反欽  
奉密旨會兵征討安仁謂陽明學本邪說  
功由詭遇又曰王某心事衆所共疑何其



不諒至此

三百一十

江西入內閣者解大紳胡文穆楊文貞金文靖胡若恩陳德遵彭文憲蕭孟勤陳莊靖劉文安彭文思尹文和費文憲桂文襄近日貴溪分宜凡十六人

三百一十一

東南海寇日甚一日丙午秋遂至浙西吾

邑亦被其害此事皆緣勢要之家通番獲大利以貽國家東南之憂國初設官市舶正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如西邊茶市北邊馬市亦然觀其官以市舶為名意可知矣聖祖特起信國公於衰暮之年令其築城海上自山東至浙專防倭寇而乃有市舶許海夷進貢豈無深意今徒禁絕番夷入貢遂使勢豪得侔其利禁愈



嚴則勢豪之利愈重而殘殺之害愈酷矣  
要之勢豪之家亦必有殞身滅族之禍蓋  
緣其始欺官府而結海賊後復欺海賊而  
併其奇貨價金百不償一積怨既深一旦  
致毒禍不遠矣

三百一十二

浙人入內閣者今七人黃文簡王文通呂  
文懿商文毅謝文正張文忠李南渠文毅

相業不在文貞文達之下文貞始嫌於君  
臣文達終嫌於父子文毅當易儲之際微  
言諷止而位在第六以故丁丑之難僅削  
籍歸田茂陵固知之竟復召用俞綱入閣  
甫十餘日仍理部事

三百一十三

王陽明初見宸濠佯言售意以窺逆謀宴  
時李士實在坐宸濠言康陵政事缺失



外示愁嘆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陽明曰  
湯武亦須伊呂宸濠又曰有湯武便有伊  
呂陽明曰若有伊呂何患夷齊自是陽明  
始知宸濠謀逆決矣乃遣其門生舉人冀  
元亨往來濠邸覘其動靜益得其詳於是  
始上疏請提督軍務言臣據江西上流江  
西連歲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  
行事意在濠也司馬王晉溪知陽明意覆

奏稱王某有本之學有用之才今此奏請  
相應准允給與旗牌便宜行事江西一應  
大小緩急賊情悉聽王某隨機撫勦以故  
濠反陽明竟得以此權力起兵擒賊捷奏  
中歸功本兵新都故不喜晉溪見陽明奏  
遂怒故封爵久不行至 今皇帝登極詔  
中及之議者遂謂新都自爲已定策地也  
濠反書初至諸大臣驚懼以爲濠事十成



八九晉溪一日十四奏調兵食且大聲對  
諸大臣曰王伯安在汀贛據南昌上流旦  
夕且縛宸濠諸公無恐曩請與伯安提督  
軍務正爲今日已而濠平職方郎中論功  
超陞晉溪乃不得脫戍籍豈不大舛晉溪  
後以張桂薦起復爲吏部尚書卒謚恭讓

三百一十四

北虜凡求貢必糾諸部落在塞上挾我我

邊臣幸其緩入許奏聞入貢轉展二三月  
虜必深入往歲鴈門太原之禍皆然總督  
撫鎮所奏番字文書往往誇述也先之事  
中間又多不遜語通事人不敢譯聞止云  
內多番字不能盡譯豈四夷館分地專業  
而不解番文乎

三百一十五

張正常者世貴溪人我兵取江西正常以



天師四十二代孫號正一主教天師遣人  
朝見正常亦屢朝京師洪武初 上謂羣  
臣曰天至尊豈有師以此爲號甚褻瀆遂  
革舊號號真人正常有術投符故永壽宮  
井中有疾人飲井水輒瘳詔作亭井上名  
太乙泉十三年子宇初嗣上言前朝嘗給  
有正一玄壇符籙之印印之符籙今欽給  
真人銀印止敢用上表箋乞別賜賜龍山

正一玄壇之印印如六品制宣德中宇清  
無子姪懋承嗣弘治中子玄慶病子彥頽  
嗣

三百一十六

正德庚午逆瑾旣縛有 旨降南京奉御  
長沙謂諸大璫曰如此彼若復用肆毒當  
益甚柰何太監張永曰有我輩在無慮已  
而瑾上白帖言奴縛時封奴帑奴赤身無



一衣乞與一二敝衣蓋體康陵見瑾帖憐  
之令與瑾故衣百件永等始懼謀之長沙  
令科道劾瑾劾中多指阿附瑾文武大臣  
永持疏至左順門付諸言官曰瑾用事時  
我輩莫敢言况爾兩班官今罪止瑾一人  
可領此疏去易疏急進勿動搖人比疏入  
坐瑾奸黨律永輩又不欲止罪內臣一人  
乃連及文臣張綵一人武臣楊玉等六人

獄詞具上綵疏稱寃盡發長沙阿依瑾事  
長沙大怒又與永輩謀不重法誅鋤此輩  
後受其亂乃改謀反律然亦不盡本律

三百一十七

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名九卿相頡  
頰不得相壓實自我朝始始于洪武十三  
年

三百一十八



嘉靖初浙江按察使陳鼎山東人才器卓  
犖廉明有風裁貪污之吏望風走去不久  
卒於官戊申茶陵廖希顏自浙參政陞按  
察使未上任卒廖有文學修行檢爲屯田  
郎中當翊國橫驕時力摧其勢江南得不  
加賦南巡行宮亦廖疏得撤吏才精敏又  
平恕不盡法惜未盡其用

卷一百一十九

鐵冠道人張中字景和臨川人 孝陵登  
鍾山詞臣扈從擁翠亭給筆劄賦詩鮑尚  
綱朱升張以寧秦裕伯單友中李某暨道  
人並應制道人初舉進士不得遇異人授  
以太極數學談福禍多驗翁介寡言嘗戴  
鐵冠自稱鐵冠子人皆呼鐵冠道人孝陵  
嘗微行至一寺中群僧伏門道傍迎 上  
曰何以知朕至對曰聞鐵冠道人云即召



道人至上手餅食未半即賜道人問道  
人能先知我至試言我國事顧直述無我  
諱道人訊口誦數十句中有曰戊寅閏五  
龍歸海壬午青蛇火裏逃至洪武建文間  
始驗餘不敢傳先是兵亂歸隱幕府山間  
至城市與人言避兵處從之者多獲全壬  
寅參政鄧愈薦召至上問曰予定南昌  
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對

曰天下自此大定但此地旦夕當流血廬  
舍焚燬必盡鐵柱觀亦僅存一殿耳後指  
揮康太反果如其言他日龍馬兩重之對  
省署震擾之占剪燈花平友諒類多奇中

三百二十

洪武元年始設六部以滕毅為吏部尚書  
正三品屬中書省十三年罷省以山西參  
政僂斯為吏部尚書改正二品自僂至張



今言卷之四  
五十一  
統皆在南京蹇忠定公以後皆在北京

三百二十一

吳元年始封宣信鄂三國公洪武三年冬  
大封功臣封公二人侯二十八人是年又  
封伯二人侯一人四年又封侯一人十年  
進封公一人侯一人十二年又封侯十二  
人十九年論雲南功進封公一人侯四人  
十七年定功臣次第建文四年九月長

陵封公二人侯伯各十三人加祿一人贈  
公二人侯二人已而又封侯三人伯六人  
徐增壽先贈武陽侯永樂二年贈定國公  
詳見異姓諸侯傳

三百二十二

洪熙元年三月十五日詔畧曰若朕一時  
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法司  
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



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爲定制

三百二十三

正統四年四月災異修省勅諭公侯伯府部院等衙門官寬恤事宜第一條吏部擢用官真宜精選賢才任之或罷無能者或老疾不堪平昔行止不端謹者悉皆罷去承差知印吏典人等亦宜精詳考察賢否貪污及庸懦無能并不諳行移者悉皆

罷去不許徇私濫用糜廩費祿蓋先時皆因事因災考察也

三百二十四

廣寧遼陽間中有三岔河皆閒田我戍兵逃而守之若取而屯牧焉我地益廣邊備益省馬端肅李康惠二公皆嘗議復此地不果蓋三河匯流土地沃衍草木茂密又多魚蝦之利三衛夷人牧馬其中若奪其



生業兵隙必開且地多沙陀土亦疏惡三  
河並趨時遭墊沒不若守我封疆之爲愈  
也

三百二十五

周顛仙不知其名自言建昌人長壯奇崛  
舉止不類常人年十餘病癩嘗操一瓢入  
南昌乞食久之至臨川未幾復還南昌日  
施力於人夜卧閭簷間祁寒暑雨自若嘗

趨省府曰告太平人皆異其言遂呼爲顛  
仙不數年天下果亂陳友諒入南昌顛仙  
隱跡不見及 孝陵自將定南昌將還顛  
仙從道左拜謁潛隨至金陵每遇 上出  
輒趨進曰告太平間見或捫蝨而談擊節  
而歌詞多隱語 上頗厭之命飲以燒酒  
酣暢不輟衣帶常繫菖蒲三寸許日細嚼  
飲水又自言入火不熱 上命巨甕覆之



積蘆薪五尺許燔甕四旁火盡滅發而視之端坐如故如是者三遇蔣山寺月餘僧言顛仙與沙彌爭飯怒不食半月矣上幸翠微亭召之步趨如常因賜食乃食上問曰能不食一月乎曰能乃坐之密室中不食者二十三日上將幸寺賜食京師將士聞之爭持酒肴往食之既食而盡吐之須臾上至與之食乃復食如常既

醉上將還顛仙於道側以手畫地作圈曰破一桶成一桶是時中原尚未定友諒復圍南昌上欲勒兵往援問顛仙曰陳氏已僭號吾此行何如顛仙仰視良久曰可行上面無此人分曰與汝偕行可乎曰可踴躍持杖搖舞如壯士揮戈狀舟次皖城無風不能進顛仙曰行則有不行則無旣而行不數里風果大作至馬當見江豚



戲水曰水恠見前損人必多 上曰顛者  
言何妄復爾投之江中周曰吾入水不濡  
遂命投之江久而復來謁見求食命賜食  
食已正衣襟前引項曰今可殺矣 上笑  
曰殺爾何爲乃縱其還廬山及友諒敗死  
遣人往廬山求之至太平宮側有言一老  
人止民舍曰我告太平來不食且半月今  
去不見洪武癸亥秋有僧名覺顯者自言

廬山巖中老人使來見 上以其虛誕却  
之會 上不豫飲藥未瘳前僧復徒跣至  
云周顛仙遣進藥 上不納僧具言前事  
乃餌其藥覺有言蒲丹沙氣是夕疾愈僧  
亦去不知所之遂親爲文勒石紀其事命  
善應等往祠焉

三百二十六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武原黑洋山東經汴



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  
正統十三年決張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  
滎澤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  
年始塞沙灣而張秋運道復完自後河勢  
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三年以後  
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  
衝會通河奔流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  
淤六年命副都御史劉東山治之施功未

竟伏流潰溢人皆言黃陵岡塞口不合張  
秋護堤復壞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且有  
爲海運之說者蓋滎澤孫家渡口舊河東  
經朱仙鎮下至項城南頓猶有河流淤淺  
僅二百餘里若多役夫力疏濬深廣使由  
泗入淮可殺上流之勢黃陵岡賈魯舊河  
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足  
以分殺水勢然梁進口以南滔滔無阻以



北淤澱將平計其功力僅八十里若多役夫力疏濬深廣使由徐入淮可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矣但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耳是時東山能虛懷博訪推心任下五旬而事竣

三百二十七

洪武甲寅二月丁酉朔日食下禮部尚書

給事中等官議文廟祀禮請改用仲丁制曰可

三百二十八

洪武三年 上幸後苑見巢鵲郊翼嘆曰誰無母子今羣臣親老得歸養是年賜朝臣袍帶賜廉吏高縣劉典史布帛擇文儒性行清潔者充學官賜文武官朝服公服又賜冬衣



三百二十九

滁陽王 長子郭大舍張夫人出戰沒一  
女惠妃生蜀豫如意三王汝陽永嘉二公  
主 次張夫人出又次李夫人生郭老舍洪  
武四年 旨云說與郭老舍再三留你不  
住實要回鄉守祖你舊有二所庄田我就  
賜與你耕種教戶部官開除糧草十一年  
鄰人責童兒註誤出走十七年 上諭張

來儀誤王廟碑文遂云王無後令滁州衛  
千百戶王傑等二十二人供祀事廟首宥  
日興率而祀之又令 蜀王往來修祀比  
王之國改令滁州衛掌印官致祭宥氏分  
獻二十八年老舍還鄉爲費謙所發解黑  
窰場做工 上面諭放回令一年一朝京  
師老舍卒御葬立石老舍生謙謙生昇昇  
生信信生琥皆一歲一朝有籍於禮部鴻



臚寺弘治癸丑琥奏得旨冠帶守祀辛酉  
復奏下該部看了來說馬鈞陽行巡撫查  
明覆奏壬戌奉 旨是郭琥與做奉祀正  
德癸酉琥又求印信王傑裔孫璽奏琥詐  
冒吏部亦惡其求皇漸多覆請奉 旨是  
滁陽王祀禮悉遵 皇祖舊制行郭琥近  
授職銜革了仍照 皇考前旨止與冠帶  
榮身再來奏擾不饒辛巳琥復奏吏部議

送法司問罪嘉靖元年五月朔奉 旨你  
部裏再查議了來說復奉 旨是郭琥准  
與原授職銜以榮終身不許干預祀事琥  
生厚滁陽散財集衆以啓 皇明萬世之  
業而 子孫曾無一命可乎弘治時與奉  
祀正德時革職 今上新政特旨查議所  
司不能奉揚 再議革職而 聖心未憚  
勅令再議使遇馬鈞陽郭氏當有祿矣



劉文安公陳十事其八言賞罰曰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摧陷腥羶迎回鑾輅但迭爲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未足賞今亨自伯爵陞爲侯爵謙由二品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授新陞以崇廉耻之節以作

敵愾之氣夫旣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旣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時羅通亦以爲言然自德勝之役之後也先再不敢窺我居庸紫荆者誰之力也

洪武初建大本堂聚古今圖書 上爲大



本堂記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  
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宴賦詩商  
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仁宗在東宮  
教令長至燕勞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  
又從學詩學為表至有以暗逐明之喻  
英宗冲年就學大臣不能引故事徒徇時  
好務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矣王文恪  
公晉言今既未能如古禮亦宜稍畧君臣

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宮寮日侍左右從容  
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  
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桐之戲隨事諫止  
宮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甚者斥逐不使  
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  
以貞三代所以久長者用此道也

三百三十二

大同人趙小挨者極狡黠通虜嘉靖巳酉



夏以守臣差至京覘我虛實庚戌春小挨  
去虜中久之回言虜強盛請撫鎮用一效  
詐稱總兵女送虜酋俺答求和撫鎮大怒  
杖之四十小挨遂走從虜墩軍數招之答  
曰直至北京正陽門外始與爾等再相會  
是夏大同總兵張達副林椿皆死於虜總  
督侍郎郭宗臯巡撫陳燿被逮廷杖謫戍  
邊起復尚書翁萬達代宗臯未至兵侍蘇

祐出總督趙錦代燿時薊州巡撫王汝孝  
憤喜峯口外夷人猛可等索賞無厭兩出  
境撲殺諸夷恨我亦數入塞遂通虜七月  
大同仇鸞總兵報俺答糾河套吉囊子狼  
台吉部落及遼東達子入寇又報虜東行  
將犯獨石八月萬壽聖節前二日己巳  
虜自獨石邊外東行甲戌至大小興州乙  
亥巡撫爲口外陳通事所詐報虜自大



小興州往西北去且日請寬主憂臣辱之  
慮坐收安內攘外之功是日虜遂至古北  
口外丙子王巡撫又報虜到古北口外被  
我軍射退及奪獲馬匹數多必不能入是  
日申時虜已入古北口二鼓報至京城戒  
嚴丁丑黎明陸錦衣炳分布官校於皇城  
四門兵書丁汝夔發勇字四營兵分駐城  
外威字四營及三大營兵守城令九門各

文武大臣一人監督甘肅巡撫王儀駐守  
通州吏部侍郎王邦瑞提督城守軍務僉  
都御史商大節提督巡城是日未時保定  
巡撫楊守謙統副總兵朱楫參將祝福兵  
駐東直門外參將馮登兵駐安定門外守  
備井田兵駐崇文門外戊寅仇總兵統副  
總兵徐珏遊擊張騰兵駐朝陽門外巳卯  
虜在白河東岸仇總兵諸軍迤邐移營東



行是日宣府副總兵孫勇遊擊賀慶兵駐  
德勝門外 上賜仇總兵平虜大將軍印  
賞銀千兩蟒衣一襲陞楊巡撫兵部左侍  
郎提督內外官軍截殺賞銀四十兩紵絲  
三表裏時京城諸惡少凶徒往往群聚言  
內外文武大臣家積金銀數百萬虜即近  
城我等放火搶諸大臣家諸大臣懼言城  
外有邊兵可恃宜移京軍入護皇城勿驚

闕廷於是邦瑞請九門各添兵千人巡捕  
官軍分營東西長安街大節請九門城上  
各添兵千人丁尚書請於十王府慶壽寺  
各駐一營營三千人於是城外之兵掣入  
城者大半是晚宣府總兵趙國忠統叅將  
趙臣孫時謙袁正遊擊姚冕山西遊擊羅  
恭兵駐小榆河遼東叅將楊應奇總兵李  
琦山西守備劉潭遊擊柴縉兵皆相繼至



郊畿是時虜在白河東岸殺掠人畜庚辰  
至河上辛巳渡河西北行結陣東郊散遣  
三五騎或十餘騎旁都城殺掠焚廬舍日  
夜火光不絕直至東直門外馬房執內臣  
八人去俺答縱歸上番書言求真及朶顏  
引路事城外居民被傷千萬成羣奔京城  
城門閉不肯開萬口號慟聲徹西苑上  
令開門聽民出入是日虜掠我婦女酣飲

大教場中是夜宣府趙總兵等兵在小榆  
河與賊前哨對壘仇總兵等亦還兵駐京  
城東北壬午零賊往來京城後六門外殺  
掠人畜癸未虜至鞏華城西北益出輕騎  
近京及西山口殺掠甚慘上震怒御奉  
天殿宣諭羣臣是夜逮王儀叅將劉錦下  
詔獄甲申逮丁尚書楊侍郎廷訊是日虜  
住西北郊乙酉逮汝孝希韓革兵侍謝蘭



職方郎中王尚學戶書李士翱十三司郎  
中周魯等職與工書胡松俱戴罪冠帶管  
事候事寧處治是日虜至白羊口丙戌  
上怒甚急欲殺丁楊索法司奏當急法司  
持未肯上上益怒夜逮刑侍彭黯左都  
御史屠僑大理少卿沈良才等廷杖五十  
降俸五等法司遂上擬丁楊死律是日虜  
半從橫嶺口出懷來張家口丁亥丁尚書

楊侍郎死於西市是日張家口虜落川去  
半自白羊口復回東行趙總兵夜遣健卒  
八十人往天壽山四面放銳賊疑我有伏  
不敢入紅門己丑仍出古北口去勘奏者  
言虜殺我男婦六萬擄去四萬掠雜畜數  
百萬焚廬舍萬區通計男婦死且掠者蓋  
六十萬當是時城外京邊軍竟不曾與虜  
一戰儀士翔閑住蘭降南太僕卿魯外任



松奪俸汝孝希韓尚學謫戍留鸞總理京  
營戎政珽代鸞鎮守大同邦瑞以侍郎掌  
兵部事俄改協管京營戎政史道以兵侍  
掌部事尋還邦瑞理部事為尚書而召趙  
錦代邦瑞明年春邦瑞自陳削籍去錦代  
邦瑞為尚書戶侍傳鳳翔代錦松亦自陳  
致仕歐陽必進代松

三百三十三

莊渠言 皇子之國 皇后子其儀制用  
上十王禮妃所生子用中十王禮嬪所生  
子用下十王禮降殺以母為差此不知出  
何令甲 孝陵封諸王不然

三百三十四

嘉靖巳亥葬 慈孝睿皇后 今皇帝甚  
孝順敬慎建言者遂上言姜嫄生后稷慶  
都生帝堯事於是武功有姜嫄之祠慶都



有堯母之祠

三百三十五

嘉靖庚戌鄭王厚烷爲盟津恭懿王子祐  
榿所訐奪爵降庶人安置高墻其長子載  
堉封爵如故辛亥祐榿又欲奪理府事奏  
下禮部議禮官徐階議言親王因事奪爵  
未經奉旨立郡王承繼國祀其子雖未見  
罪始則降封後乃得嗣其父始封之爵者

遼庶人貴烱長子豪壘之封長陽王是也  
父子並有罪降庶人不得請封者見瀟與  
其子祐柄是也罪止其身子得襲爵但未  
封世子擇郡王署府事已而彼此相訐仍  
封其子爲世子勅令管府事者慶庶人世  
子禽攢是也父旣坐罪即命其子管府事  
者岷庶人彥沐世子譽榮是也至於親王  
冊寶自非罪干大逆國除如寧庶人宸濠



父子殲滅者例不進繳今鄭庶人仰荷  
聖恩罰止其身其子載堉封爵如故比之  
貴烺見瀟奉旨改令旁支承繼者不同載  
堉於厚烷所犯情罪無干幸保封爵比之  
豪壘先爲庶人及祐柄有罪降革者亦異  
本部不敢輒援岷世子譽榮慶世子萬楨  
例請命載堉管理而援鞏昌王例請令河  
南撫按奏保倫序相應賢能素著者二人

以俟簡命蓋以予奪之柄宜出自朝廷其  
人之賢否當稽諸公論也祐樞累奏圖快  
私忿相應罰治仍如前擬施行祐樞無得  
脇制撫按肆行奏訐 制曰可祐樞且不  
問先是巳酉秋鄭王嘗疏請上講學勤政  
任賢未幾而祐樞遂訐王也貴烺遼簡王  
子初封長陽王巳而嗣遼王正統元年府  
臣爲乞加祿裕陵言簡王得罪朝廷 太



祖特加原資削其祿衛止與校尉三百人  
仁宗命今王嗣王倍加祿得支二千石  
宣宗又與旗軍三百人朝廷親親已至  
王於庶母諸弟寡恩多行無禮府臣不聞  
匡直為王請加祿不允四年坐滅絕天理  
瀆亂人倫廢為庶人而簡王第四子貴煖  
以興山王嗣遼王貴烱子豪熾得封長陽  
王也荆靖王三子長見瀟天順中嗣王弘

治五年人告王有異謀命太監蕭敬駙馬  
都尉蔡震都御史戴珊召王至京并其長  
子祐柄降庶人還置武昌見瀟弟見溥成  
化三年封都梁王十三年卒謚悼惠其子  
弘治七年以都梁王進封荆王也慶  
王于台浚弘治十六年嗣王時虜數入  
塞賊發恭王墓嘉靖四年謀不軌法司請  
如代王聰沃例徙西安上不許降庶人



留邸歲與米三百石已又不悛徙西安其  
長子萬橫封世子攝府事十二年世子及  
懷王妃王氏乞留台浚故邸禮官執議不  
可十五年兩宮徽號詔許台浚還邸與冠  
帶也岷王彥汰簡王子與弟南安王彥泥  
訐陰事彥泥廢為庶人彥汰坐荒淫敗度  
抗制擅權幽囚嫡母焚死迫逼多官稱臣  
亦革爵為庶人令其子世子譽榮攝理府

事嘉靖十年譽榮為父乞恩辭攝府事禮  
官以見灑鍾鍤比奏授彥汰冠帶理府事  
十二年彥汰乞復爵不許十五年兩宮徽  
號詔復彥汰王也鄭之初王諱瞻竣獻陵  
第二子母李貴妃永樂二十二年封漢庶  
人反王與弟襄王居守宣德四年之國鳳  
翔王請安王竹園時韓王以安王舊邸得  
竹園矣上曰園在鳳翔去平涼遠與鄭



王便正統八年乞徙懷慶留京邸明年之  
國成化二年卒謚靖子邴鏊成化四年嗣  
乞河壩地弘治八年卒謚簡世子見滋卒  
孫祐杅弘治十年以世孫嗣贈其父世子  
鄭僖王正德二年卒謚康無子僖王弟東  
垣端惠王見湏之子祐擇正德四年嗣王  
贈其父鄭定王十六年卒謚懿子厚烷嘉  
靖六年嗣時又有周府宗人鎮國將軍勤

熨上言時事降庶人放高墻

三百三十六

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  
華夷譯語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  
令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乃命原  
潔與編脩馬懿赤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  
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  
復大元秘史參考以切其字諧其聲音既



成大詔刊布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得其情

三百三十七

永樂七年遣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率官兵三萬下西洋凡西洋功次即非斬首選法不得減革永樂十三年吏部員外郎陳誠上使西域記凡十七國

三百三十八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元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歟羈縻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歟非也大寧之比有三衛也蓋自洪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嗤我革蘭台以來駸駸乎我貳矣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土番入哈密



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  
朝鮮何以次元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  
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于中國也何  
以終韃靼也非勅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  
運中國有安危焉以故別考而存之戰守  
之畧可幾而得矣 高皇何以有海外之  
使也更始也 成祖西洋之艤不已勞乎  
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

焉爾羗三王胡四王我厯厯焉西番五王  
世優之何也不能爲我深創也苟因俗而  
治之得相安焉可矣西域何以不得浮南  
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  
橫出入幾徧宇內也海島之夷勤我封使  
往來之禮歟夷不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  
四夷來王八蠻通道未聞有報使焉然則  
領封可乎奚爲而不可也陪臣請命于京



師王人致命于海上非往來乎嗚呼均覆  
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昔也夷人  
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  
宋素卿莫登瀛皆我華人雲中閩浙憂未  
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  
內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  
乎彼其忍於捐墳墓父母妻子鄉井而從  
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

政在養民盍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縣  
我子弟武衛我干城烏可得哉

三百三十九

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建文君以張鳳李衡  
趙福張弼汪濱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  
張敏劉政爲錦衣衛千百戶有差鳳等皆  
西宮殉葬宮人父兄所謂朝天女戶也官  
得世嗣



三百四十

近日武臣如梁震馬永皆不易得邊事日  
踈勞 聖明拊髀之思爲之頌曰赳赳梁  
公行間奮迹豸面鳶肩鷹背虎額氣擁靈  
雷機深几席士戢其武亦甘其澤移鎮雲  
中兵驕將猥旌旄一麾聲靈頓改夜蹴黑  
山晨搜青海奪彼草泉繕我溝壘紫韁千  
羣蒼頭百隊禍讐唐藩威行漢塞胡隕干

城憂我恒代寵贈上公增此敵愾 馬公  
特起明慈信劼說禮敦詩跨馬穿札守督  
漁陽心懸大寧曾是甌脫薄我郊坰乃餌  
其酋乃攜其羣百里未闢三捷來聞密章  
獻忠收攬賢傑義減坤囊譴深需穴全遼  
喁喁載乘符旃涉河陷陣逾山毀巢疆陲  
外靖伍卒內囂腹心弗潰掌股斯調

三百四十一



四夷館分十人所設通事六十人大通事  
有都督都指揮等官統諸小通事總理貢  
夷降夷及歸正人夷情番字文書譯審奏  
聞

三百四十二

土魯番一名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古交  
河縣安樂城也城方一二里地平四面皆  
山氣候多煖少雨雪土宜麻麥有瓜果羊

馬之利人皆羣居信佛法多僧寺城西二  
十里有崖兒城城僅二里居民百餘家相  
傳故交河縣治又云古車師國永樂十二  
年行在驗封貢外郎陳誠使至其國誠言  
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有夷人言此十萬  
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臺伴有僧寺  
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  
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



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  
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  
洗頭削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  
崖崖下小山累累峯巒秀麗羅列成行峯  
下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  
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縷明析顏色光潤  
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崖  
崖上石笋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瑩

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  
群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  
四面峻壑窮崖天巧竒絕草木不生鳥獸  
鮮少云甘肅大抵無比虜患專鎮防西夷  
夷種中土魯番最好狡宣德五年始遣使  
來貢正統以後亦嘗來貢成化弘治間番  
酋阿力阿黑麻父子擾我西鄙虜我哈密  
忠順王罕慎陝巴拜牙即是時專伺哈密



至正德遂數犯我甘肅語在哈密傳中嘉  
靖十一年西域貢稱王者七十五人貢使  
至二百九十人禮官夏言請國稱一人王  
內閣張孚敬言西域稱王者多恐彼自封  
授或部落相稱先年入貢稱王亦有三四  
十人者答剌並稱王今盡裁奪恐夷情缺  
望下禮兵部議言言西域諸國稱王者惟  
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諸國

名甚多朝貢絕少且與土魯番諸國不相  
統弘治正德間土魯番十三入貢天方正  
德間四入貢稱王者率一人或二人三人  
餘稱頭目親屬嘉靖二年八年稱王者天  
方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此兩年  
間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內閣言先年亦  
有稱王至三四十人者併數三國耳乃今  
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



至十三王併數則百五六十王前此所未  
有况所稱王號原非舊文即有同者地面  
又異弘治時回勅書國稱一王若循撒馬  
兒罕往年故事類答王號人與一勅恐非  
所以尊中國而嚴外夷也自後各執賜勅  
率其部落貢不如期使不如數任意往來  
勢難阻絕驛傳勞煩宴賜類數竭我財力  
以役遠夷計亦左矣 上從言言當是時

土魯番強殘破我嘉峪關外七衛及城郭  
諸國地大人衆非復陳驗封奉使時矣

三百四十三

直文淵閣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率遵  
祖憲奉陳規誨獻告謨猷點檢題奏擬議  
批答以備顧問平庶政不得專制九卿事  
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凡上所下一曰  
詔二曰誥三曰制四曰勅五曰冊文六曰



諭七日書八日符九日令十日檄皆審署  
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下所上一日題  
二日奏啓三日表箋四日講章五日書狀  
六日文冊七日揭帖八日會議九日露布  
十日譯皆審署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  
東宮出閣講讀領其事敘其官而授之  
職業凡脩實錄史志諸書充總裁官實錄  
成呈上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

諸臣請謚並擬上焉凡圖書繕寫讐校皆  
課而察之凡郊祀巡狩親征扈行凡累  
朝御文實錄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籍  
而藏之凡會勅稽其由狀而敘述上請焉  
凡禮部會試廷試貢士國子生月課歲貢  
生廷試夷館譯生皆總領之其屬制勅房  
書辦制勅詔旨誥命冊表寶文玉牒講章  
碑額題奏揭帖凡應機密文書及王府勅



符底簿誥勅房書辦文官誥勅番譯勅書  
并夷書揭帖紀功勘合皆稽按典故起草  
進畫若漏洩稽緩遺失妄誤皆有罰蓋罷  
中書丞相此直文淵閣者即虞揆殷衡周  
宰之職也治亂安危恒係於斯可不慎哉  
可不慎哉  
三百四十四  
國初設中書省左右丞相黨獄起罷詔五

府九卿分理庶務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  
奏啓署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  
某 成祖靖難後召解公縉黃公淮胡公  
廣楊公榮楊公士奇金公幼孜胡公儼入  
直文淵閣時洪武壬午寔建文四年也自  
後楊公溥張公瑛陳公山陳公循曹公鼎  
馬公愉苗公衷高公穀張公益彭公時商  
公輅江公淵王公一寧蕭公鑑王公文徐



公有貞許公彬薛公瑄李公賢呂公原岳  
公正陳公文劉公定之劉公翊劉公吉彭  
公華尹公直徐公溥劉公健丘公濬李公  
東陽謝公遷焦芳王公鏊楊公廷和劉宇  
曹元劉公忠梁公儲費公宏靳公貴楊公  
一清蔣公冕毛公紀蓋自壬午至正德辛  
巳凡百二十年五十一年內有再入三入

閣惟西起布衣歷四朝四十一年

終四卷

閣惟



